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十年雞

淫為萬惡之首，填還自不乏人。謀妻謀產惹神嗔，雞首偏能送命。萬縣貝有才，家貧傭工，人雖忠直，命運乖舛，積有餘錢，便生疾病。幫一富家已有十多餘年，四旬尚無家室。主家憐其孤苦，把些山土與他耕種，看守山場，不取租佃。娶妻殷氏，生一子，取名成金，方五歲時，有才一病身亡。殷氏守節撫孤，勤扒苦掙，因勞苦太過，得下弱疾，臥病在床，無錢醫治，半年拖死。成金才十四歲，向主人叩頭化棺討地，又托人募化錢米把母安埋，獨自與人牧牛。

不料，成金為人奸險狡猾，心高氣拗，要幫二三個主人才得過。年二十餘歲，積得十多串錢，遂去賣布營生。此時財運稍通，數年賺錢六十餘串，遂佃兩間草房，托人講親。時有卓大所生一女，小名雨花，因擇婿太過，十六七歲尚未字人；今見成金會做生意，請媒書庚，將女許字。這雨花性情賢淑，過門勤儉，見夫家貧，每日喂豬紡棉，發憤女工，以助衣食。

這成金自娶了妻室，又多一分費用，每年利息，熬湯煮粥尚不足付。一日歎曰：「想我生來就受窮困，不知何日才得出頭？」雨花曰：「常言『大富由命，小富由勤』，只要夫妻同心苦掙，就不能買田創業，亦可以足食豐衣。」成金曰：「我想人生在世，當要興家立業，就不講雕樑畫棟，使婢呼奴，也要南田北土，戶大門高，方不虛生人世。」雨花曰：「人不怕窮，只怕無志。夫能立志，自然皇天有眼，苦盡甘來。」成金曰：「我看近處生意淡泊，須到遠方貿易，或者可以發跡。」雨花曰：「貿易事大，為妻不敢阻攔，但丟為妻一人在家，如何是好？」成金曰：「我素知賢妻勤儉，穿吃可以自盤。如今須要受些孤凄，老來總得享安樂也。」一日，成金聽得湖廣乾旱，米貴布賤，江南豐稔，米賤布貴，心中大喜，要往湖廣做米生意。即辦酒菜回家，命妻辦好，邊飲邊說道：

賢妻寬坐聽我談，夫有幾句不盡言。

只因為夫命運舛，生來窮苦受熬煎。

爹媽去世無棺板，左化右借送上山。

幫人還帳受磨難，才做生意把布擔。

小小生意錢難賺，十年才積六十三。

自與賢妻結姻眷，穿吃兩字甚艱難。

每頓兩碗龍燈飯，煎菜少有放油鹽。

四季衣裳剛一件，補巴打了萬萬千。

我想窮人要翻片，苦盡自然要生甜。

兼之又要算劃算，行商坐賈不一般。

近處不對遠處乾，方可找錢把稍翻。

「夫君呀，做生意近處也可以掙錢，何必遠走他方，翻山越嶺？」

近處買賣甚淺淡，掙來不夠把口盤。

我買藥材湖廣販，即辦布匹下江南。

回船裝米甚方便，看來利息有二三。

難定何日回家轉，妻在家中要耐煩。

「須要早去早歸。」

賢妻操家素勤儉，我去穿吃你自盤。

早晚門戶須檢點，切莫拋頭露容顏。

謹防浪子把名玷，羞了丈夫令人談。

但願此去財星現，腰纏十萬轉家園。

飲罷就寢。次日即將帳目收好，買些當道藥材，又與妻辦了兩月口糧，擇日出門。

雨花聞夫遠出，家有兩雞，一雄一雌，即將雌的殺著與夫餞行。成金見了說道：「你既將母雞殺了，那雄雞須要好心喂養，日後為夫歸家好敬財神。」雨花請夫上席，手中提壺，眼中掉淚，說道：

一聽夫君出遠門，不禁兩眼淚長傾。

夫妻配合三年整，恩愛猶如海樣深。

去做買賣是正分，為妻怎敢來阻停？

今日臨行別無敬，聊備雞酒餞個行。

一杯魯酒開懷飲，在外切莫貪邪淫，

心猿意馬要拴穩，殘花敗柳害人精；

二杯魯酒將夫敬，同行伙伴結好人，

行船走水須謹慎，猶恐稍公起黑心；

三杯魯酒夫暢飲，惟願此去得萬金，

財似春風將雨運，利如曉月把雲騰。

未去先把歸期間，須念奴家一個人。

賺得銀錢早回郡，莫在他鄉久留停。

妻喂雄雞將夫等，早早歸家樂瑟琴。

飲畢，送了一程，灑淚而別。

成金運貨上船，來到漢口，賣藥買布，順水來到蘇州發賣，果然有利，即買米來至湖廣。船到青灘，忽有一石闖爛船底，把米船沉了。成金手快，抱著艙板，喊了救船，逃出性命。可憐貨物錢米一概被水漂去，成金落得妙手空空。心想回家，又無路費，只得賣力餬口。混了幾年，來到長沙，遇一雜貨客請他挑擔，成金送他回家。

這雜貨客姓米，名榮興，家住桂陽鄉村。父名如珠，幼擺青果糖食，後開京果雜貨鋪，勤苦興家，娶妻湯氏，生子即是榮興。積得有二千多銀，因想：

生意錢財似虛花，運去猶如水推沙。

要作兒孫長久計，還須下鄉做莊稼。

即買田三十畝，丟了生意，下鄉耕耘。又生一子，名叫二娃，年方八歲。如珠偶得重病，醫藥罔效，神卜不靈。自知不久人世，叫榮興吩咐曰：「為父頭重眼昏，病越沉重，料不能存。為父辛苦掙下家業，已與爾弟兄分派清楚，書立關約，只等二娃長大拈鬮。父死之後，兒須立志為人，發憤興家，莫把為父的血產失了，使我遺恨九泉。你弟年幼，須要好心看待，不可欺凌，使父痛恨。」說畢而死。榮興以禮祭葬。湯氏痛夫太過，不久亦亡。

榮興尊父之訓，送弟讀書。三年服滿，娶妻庫氏，原係小家人女，體態妖嬈，心性忌妒；女工家政全不動手，水粉胭脂朝夕搽

面；要吃美味，好穿紅綠。榮興迷了心竅，事事順從。庫氏一見二娃，猶如眼中之釘，常刁丈夫曰：「我家固不甚豐，二娃坐吃現成，讀書又要用錢，不如喊他回來看牛，一年少請一人，少卻許多用費。」榮興以為妻有划算，果然喊弟牧牛。庫氏又說他懶惰性傲，愛偷東西，弄得榮興也見了就恨。因在枕邊唆道：「我家田地不多，又經二娃分了一半，夫妻如何夠用？可憐你當家，為人費盡心機，二娃從空過日，又懶又偷，這樣不成材的就分與他，也是要賣的。不如將他治死，免分田地。」榮興曰：「好倒好，但我父臨終囑我厚待，將他治死，怎對得起我爹爹？就要謀產，也要莫傷他性命。」庫氏曰：「你莫做聲，為妻自有擺佈。」於是朝夕搓磨刻苦，做不得的要他做，擔不起的要他擔。每天撿柴、打豬草、割牛草，限了背數，少即毒打，不准吃飯。冬搶被絮，夏藏帳席，磨得二娃面黃肌瘦，暗地痛哭。明知哥嫂要磨死他，好占絕業，奈年方十三，意欲逃走，又無路費，惟有坐以待斃而已。

一日，在家耽擱，柴不滿數，庫氏一陣棍子趕出，罵道：「隨你在外，溝死溝埋，路死路掩！若再回來，定要將你打死！」回身就把門關了。二娃大哭一陣，見天色黃昏，無處投奔，摸到爹墳前，想起這番苦情，不禁放聲痛哭：

哭一聲二爹媽肝腸碎斷，不由兒這一陣心如箭穿。
哥與嫂他把兒萬般嫌賤，無非想磨死我好占田園。
做活路搓磨我都不上算，為甚麼要把兒趕出外邊？
兒前日受過的苦楚磨難，就是那鐵石人聞也心酸。
每日裡只與兒兩碗稀飯，寒冷天剛只有一件單衫。
清早晨飯煮熟去把他喊，好飲食藏倒吃不許兒看。
上午些撿乾柴三背要滿，到下午打豬草兩背壘尖。
柴不滿要搶碗不准吃飯，柴夠了喊挑水又挖菜園。
炎熱天無帳子蚊蟲兇險，咬爛了出膿血變成瘡疖。
到冬天搶鋪蓋又藏草簾，亂谷草睡不熟凍做一團。
還罵我不攢積把草搞爛，敗家子想討口快出門闌。
可憐我兩腿凍包生滿，走不動又罵兒假做遲延。
今日裡喊洗衣上山太晏，柴撿少打得兒血浸衣衫。
不念兒年輕輕十四未滿，把你兒趕出外就把門關。
呀，哥哥呀！

你為何全不看爹爹情面？要地方你就該對我明言。
為甚麼害得我這樣悽慘？你教我到那裡去把身安！
呀，爹媽呀！

在陰靈你也要把兒憐念，保佑兒在外面不把病沾。

兒長大興家業門庭改換，那時節與爹媽高砌墳圓。

哭到天明，想走又無去處，不走又無飯食，兩眼哭爛，無有主意；也有好善者饋以飯食。

過了三天，庫氏聞得未走，拿根棍子走來，罵道：「你這鬼兒子！要走走他鄉，要死死外縣，為甚在此丑我！」一陣棍子。二娃只得向前行，隨路奔走，日乞鄉村，夜宿巖洞。走了三日，身痛足腫，饑餓難當，寸步難行。想起哥嫂殘刻，「弄得我上天無路，下地無門，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，來到此處，向前不得，退後不能，如何下台？」想到傷心之處，拜了爹媽養育之恩，就在路旁大樹下解帶自縊。

忽來一位救星，這人姓常，名青，家屋富足，心慈好善；因收帳回家，見樹上吊起一人，手摸胸膛尚有熱氣，急命從人解下，又向近處討杯熱茶來灌，不時即醒。常翁問曰：「你這小哥，為何事這門性急？」二娃知老翁救他，上前叩頭，哭訴道：

米二娃一言上稟，老伯伯細聽原因：

出世來就受窮困，二爹媽早早歸陰。

我嫂嫂娘家庫姓，我哥哥名叫榮興。

哥待我原有情分，恨嫂嫂狗膽狼心。

刁哥哥謀我性命，要把我家業來吞。

因此上十分殘忍，磨得我九死一生。

每日間稀飯兩頓，做活路兩腳不停。

撿乾柴三背要緊，打豬草兩背常行。

若少點就挨棍棍，掬了碗飯不敢吞。

無帳子熱天難困，到冷天莫得捕衾。

因天寒手足僵冷，撿柴少趕出門庭。

可憐我無處投奔，兩三天飯未沾唇。

到此地饑餓難忍，想苦楚如箭穿心。

莫奈何才去弔頸，遇老伯救我殘生。

多蒙得老伯動問，這就是我的苦情。

常翁見他說得可憐，看他身瘦體弱，面目清秀，不似下賤之像，因說道：「你既無歸處，不如且到我家與我牧牛，待長大了，另尋職業。」二娃應允。翁帶回家，又賜衣履。二娃不勝感激，盡心做活路不題。

且說榮興，自趕了二娃，凡事依從庫氏，好尚奢華，朝夕油煎火熬，每日戲耍閒遊，貪淫縱欲，什物俱請人做。不上兩年，餘錢用盡，欠下債帳，不得已才將上灣地方賣了，還清帳項，只剩錢百串，買一金花擔去賣雜貨，兼辦些琉璃假玉，下鄉去哄婦女。因到長沙打貨，遇著貝成金，請他送貨回家，見他謙和，留在家中使喚挑擔，幫他圓成生意。成金在家聲叫聲應，勤快忠心，庫氏甚喜。因榮興淫欲過度，得下癆病，多不如意，遂與成金私通，情好甚密，欲為夫婦。想逃走又捨不得家財，想謀害又怕久後敗露。朝思暮想得了一計，因謂榮興曰：「想我家田土不多，每年請人耕種，不敷用費。夫君生意利效，不如將地方當了，搬到桂陽城內，把買賣做大些。況且成金亦會生意，幫你經理，自然易於發跡。」榮興只說是衛護他，一一依從，將地方掃莊當盡，當銀四百兩，候明年新正月搬去開張。

時當冬月，榮興感冒風寒，庫氏總說是虛，故意殺個雄雞他吃，病越沉重。請醫開單，庫氏暗放補藥，一付即死。榮興又無家族，草草安埋。庫氏與成金收齊當項，賣盡家具，共有銀四百三十兩，假說進城，捲起銀子、衣服，從早路而逃，想回萬縣。走了兩日，庫氏見後面有人跟著，回頭一看，才是丈夫米榮興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亂跳亂跑。成金牽挽而行，至一高岩，庫氏口說：「夫來捉我了！」往下一跳，頭破而死。成金嚇得直跑二十里方才住足，遂回萬縣不題。

再說兩花，自夫去後，自盤穿吃，朝夕紡棉喂豬，領些女工針黹，勤儉不怠，不惟衣食有餘，七八年間還積得有八九十串錢了。他叔只有能見他有錢，心中不服，假說姪兒已死，勸他改嫁，兩花不從。有能責罵，兩花不讓，兩相鬥罵。有能懷恨，總想害他出姓，好得他的銀錢。兩花亦防其暗害，請一老嫗作伴，與他紡棉花，撿點門戶。

一日，老嫗回家去了，夕陽西墜，忽一人來家，細看才是丈夫，忙去接著。煙茶奉畢，各訴別情。成金隱著庫氏之事，只說他

船破失財，賣力起本，桂陽貿易嫌銀四百多兩，方回家鄉。說畢，將銀交與妻子。兩花喜之不盡，隨將當年喂的雄雞殺了，來敬財神。成金曰：「賢妻果然細心，算來已有十年，此雞尚在，俟夫回家敬神，真來可喜。」兩花將雞煮好，敬了財神，夫妻歡飲，夜深乃寢。

次早，兩花喊夫吃飯，數聲不應，撈帳一看，才是死了。兩花駭倒在地，半晌起來，想：「夫昨夜方歸，今日就死，不知得何急症，連時辰都不曉得。」越想越傷心，守著丈夫哀哀哭道：

哭聲夫好悲傷，珠淚滾滾濕衣裳。口說夫妻長久同羅帳，誰知鴛鴦半路兩分張。想當初過門牆，恩愛如山重，情義似水長。朝夕如同膠漆，從未口角參商。因家貧才商量，夫君貿易走湖廣，一心賺錢買田莊。夫一去好似東流水一樣，滔滔不得轉還鄉。二叔叔毒心腸，估逼為妻要下堂。夫呀夫！妻是真真一烈女，豈把名節來損傷？任隨他估逼異樣，難改我鐵石冰霜。終朝倚門望，不見轉還鄉。有話無人講，有事無人商。挨過了多少苦情況，受盡了無限的淒涼。見夫歸喜洋洋，忙殺雄雞設酒漿。提壺把夫勸，慢慢說家常，講不盡別離情道阻且長。從今後學梁鴻效孟光，永不離故鄉，同偕到老樂安康。誰知夫昨夜睡牙床，今朝一命赴黃梁。喊也喊不應，去得這樣忙。醫生都未請，良藥也未嘗。教你妻怎麼想得過，放得下心腸？知道的說夫數盡命該喪，不知的反說為妻有過場。怕的是黑天冤枉開不起腔。夫呀夫！你前世未必折了並頭蓮，我今生未必燒了斷頭香？為甚一去全不想，丟下為妻好慘傷！千辛萬苦把你望，誰知一夜就分張。夫呀夫！你慢慢走來緩緩行，等妻一路往，地下又成雙。夫呀夫！這事兒未妥當，妻想殉節把命亡，骸骨誰人送山崗？權且偷生在上，哀懇家族來幫忙，請高僧與夫做法場。重句。

兩花哭了一場，去請二叔，剛才走出門來，又想：「我夫拿若干銀子回家，二叔見了，豈不癡心妄想，又逼改嫁？」轉身將銀窖在屋角，方去投告。

有能到家，見姪孔於有血，遂大怒，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！為甚將我姪兒毒死？」兩花曰：「你姪昨日回家，不知得何急症身死，今早去喊方知，二叔不要亂說！」有能曰：「定然是你勾引情人將他毒死，好做長久夫妻，那是不依你的！」兩花曰：「二叔莫說冤枉話！我既勾引情人，先年怎不改嫁？」有能曰：「先年又有銀錢，又有姦夫，豈肯改嫁！」說畢，忿氣進縣叫冤遞呈詞，說姪媳因奸毒夫。

此時萬縣之官姓胡，係軍功出身，不熟民情。看了呈詞，即命辦廠親驗，果是服毒身亡，命備棺安埋。即帶兩花回縣，坐堂問曰：「你叔告你因奸同謀毒斃親夫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從頭實訴嗎？」兩花滿腔怨氣，哀哀哭訴道：

跪法堂止不住珠淚滾滾，尊一聲大老爺細聽分明。

「從上訴來。」

小女子出娘胎品行端正，也知道惜廉恥節烈堅貞。過貝門兩夫妻十分和順，因家貧夫出外貿易營生。臨別時夫囑奴小心謹慎，那一支紅雞公不要看輕。

「他吩咐你喂那雞公，又是個甚麼意思嘞？」

奴的夫最愛吃雞頭細嫩，他心想賺錢歸好敬財神。

「你夫去貿易，過年過節回家未曾嘞？」

夫離家七八載未回原郡，二叔叔苦逼奴另嫁高門。奴念在夫妻情誓不改姓，叔因此未得錢懷恨在心。

「到底你丈夫幾時回家的？」

有十年才歸家奴心喜幸，殺雞公具美酒與夫洗塵。兩夫婦歎離情三更方寢，到天明喊不應一命歸陰。投二叔他一見進城具稟，誣告奴因姦情謀毒夫君。

「你夫回家時有人來看麼？還帶得有伙伴腳夫麼？」

夫歸家那時節並無人影，只有夫一個人獨進門庭。

「外邊無人看問，又無伙伴腳夫，看這情形，也不是別人謀死的。」

不知他那早晨得何急症，活鮮鮮鴛鴦鳥時刻離分。

「哼！膽大的淫婦，分明是勾引情人謀毒親夫！不要強辯，好好與爺招來！」

奴娘家他也是有根有本，豈能夠壞名節羞辱先人？

有姦情夫未歸就該改姓，那有個夫既歸謀斃他身？

「先前不嫁，只說丈夫不歸，將就與姦夫同住；今見夫歸，趁此時無人曉得，故而謀死。你還要強辯嗎？」

無人知就該要將屍藏隱，為甚麼小女子還投家門？

「大老爺呀！」

你為何全不揣其中情景，苦苦的誣著我不美之名？

「膽大的淫婦！反說本縣誣你，左右與爺掌嘴四十！」

這一陣打得我皮破血流，兩塊臉似火燒牙齒俱疼。

「到底有招無招？」

奴本是貞烈女死而無恨！

「大老爺呀！」

未謀夫你教我如何招承？

「哼！膽大的淫婦，這樣嘴烈，左右與爺把淫婦十指拿來釘起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今日裡無非是要追奴命，任憑你把小女碎骨斷筋。

為甚麼將命案捉風捕影？說小女謀丈夫有何為憑？

「這個淫婦好張烈嘴，左右與爺急急催刑！」

釘竹籤痛得我五心血奔，好一似閻王殿走了一程。

正想要見閻君哀哀告懇，誰知道一霎時偏又還魂。

不招供這苦刑實難受盡，若招了又要背一世臭名。

「貝卓氏，本縣勸你招了的好，本縣與你筆下超生。」

罷罷罷！

倒不如一口招認，貝郎夫本是奴毒喪幽冥。

「姦夫又是何人嘞？」

法堂上招命案都不怨恨，說姦淫卓氏女死不閉睛！

「還要準嘴，快快催刑！」

呀！

真果是有蠻官無蠻百姓，難道說法堂上就無鬼神？

「到底姦夫是誰？講。」

那姦夫小女子忘了名姓，奴情願受副罪不害好人！

「淫婦還要隱瞞，左右趕緊催刑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姦夫叫莫須有已經逃遁，大老爺快出票把他捕尋。

訴罷，官命丟監，詳文上省，出票捉拿姦夫。四處訪問，並無其人，官恐兩花虛言名姓，提出復訊。兩花總叫冤枉，都說是他並未虛誑。官無奈何，依然監禁。

且說此官凡事任性，冤屈極多，告上控者亦廣；又因此案日久未定，將他撤回。另補一官，姓王，是舉人出身，清廉愛民；將此案的口供呈詞細看，知有冤屈，提兩花審訊，又口口稱冤。官問：「你夫如何死的？」答曰：「不知何症，早晨去喊方知。」官喊聲「打！」依然原供。官知他畏刑，想要救他，又無情可察。若說是病，七孔有血；若中飲食之毒，夫妻同食，然何妻又不死？猜疑不定，仍命監禁，留心揣摩。

時有劉欽差，係翰林出身，在京為刑部員外，往重慶勘案，由水路回京，順便到萬縣探親。王官接到公館，就在館中相陪，無事下象棋。那知王官棋局高妙，讓了一車一馬，劉欽差只下得個平手。忽局上之棋，王官只爭一著要輸了，欽差暗喜；王官忽調一著，竟把此棋贏去。劉欽差拍案歎曰：「此著棋好比那十年雞首！」王官聽得此言，忽想起兩花之案，因問曰：「卑職之棋，大人以十年雞首比之，是何寓意？」劉欽差曰：「難道你不知此典籍麼？」王曰：「卑職不知，望大人指教。」劉欽差帶笑說道：

提起雞首有緣故，你今聽我說明日。

你本孝廉把官做，難道未看這樣書？

「卑職孤陋寡聞，求大人指示。」

依他說，這雞頭肉過了十年不可服。

「那們又吃不得？」

雞食蟲蟻原有毒，藏在腦中不得出。

十年又是盈滿數，毒遇滿數毒更粗。

人若不知食此肉，定然一命要嗚呼。

「不錯，不錯。」

你棋極有高妙處，與那雞頭毒不殊。

故將此言稱贊汝，看來人生要讀書。

王官聽了，方明兩花案情。因說道：「大人之言，真所謂能救獄囚，能解冤屈，其利溥也。」欽差問其故，王官將兩花之案一一稟告，又命刑房將案卷

送來與欽差看。欽差看了，說道：「此案明明係雞頭毒斃，何得疑是奸謀？冤哉！卓氏不是本差一言，豈不枉送性命！」又問：「兩花形容，可似淫毒之輩麼？」王官又命將兩花提來。劉欽差曰：「觀此女端壯秀雅，不似淫毒之人，爾等真誤矣！」王官曰：「前任為此案罷職；卑職已知其冤，無有救路，所以久未判斷。」即命刑房作結狀，以誤食十年雞首毒斃詳報，當著欽差把兩花釋放。

兩花叩頭謝了官與欽差，出外想道：「我為此案受了千萬苦楚，所以不死者，冤未明也。今冤已明瞭，無兒無女，回家又靠何人？不如一死全節，從夫於地下。」即往城南溪內跳水。幸遇差人拿案回來撞著，將他救起，半晌方醒。差去稟官，官尚在公館，即叫兩花問曰：「本縣與你申明冤屈，就該還家，為甚還要跳水嘞？」兩花曰：「小女久欲殉節，奈負冤在身，所以苟活。今冤明恨消，膝下無子，孤身無依，不如一死從夫。」官曰：「撫子守節亦可。」兩花曰：「小女只有一叔，他尚無後，何處去撫？」官曰：「既無子撫，正宜改嫁。」兩花曰：「女子從一而終，焉有改嫁之理？」官曰：「世間有守以全節者，亦有嫁以全節者，要看其境遇何如耳。如果三從無靠，改嫁也是無妨的。」欽差曰：「你父母官教汝改嫁，汝可遵判，莫負汝大老爺的美意。如果立志為人，後來自有好處。」兩花無言可答，官命押店，傳話出去，有願娶的當堂認娶，官即喚來，見其青年俊秀，滿面紅光，不似下賤之品，命他下去婚配。那人備辦花燭，與兩花交拜，復上堂謝官。官曰：「夫妻好好為人，後來定然發達。」

各位，你說此人是誰？原來才是米二娃。因他在常家牧牛，慇懃忠實，常翁大喜，收為義子，命他常常收帳，暇時讀書。二娃盡心孝順，常翁有心看承於他，拿千金與他貿易，賺的平分，因取名再興；數年分得五六百銀的嫌項，順便回家看望。誰知地是人非，細問情由，才知巔末，好不悽慘。於是仍回常家貿易，常在滎陽、萬縣等處來往。一日，到萬縣買貨，與兩花同店，見人都誇獎他節烈賢淑。再與問知情由，說道：「如此能幹之女，嫁個那樣的無情丈夫，丟妻遠出，十年才歸，又使他受盡冤苦，還要殉節，真正難得。」眾人勸他娶。再興曰：「好到卻好，但是二婚，年紀又大。」眾客曰：「娶妻只要賢淑，論啥年紀、二婚？若娶得那不賢的幼女，事務一點不知，只怕還要憂氣，那有此女這般能為志氣！況且當官許嫁，怕比童婚還貴重些嗎。」再興思之有理，遂遞認狀，娶為妻室。

謝官之後，兩花要夫回家與前夫追薦，做了三天道場。從新祭葬已畢，兩花曰：「前夫帶有四百多銀回家，妻忍叔父陷害，窘在屋角。」即去挖出。再興看是八封零兩錠，內又有契書當約，契是他父米如珠名字，當是他兄米榮興名字。再興口上稱奇：「未必那從前奸嫂謀兄，就是你前夫嗎？不然契約何以落在他手？」兩花曰：「他在湖廣打破船舟，失去資本，流落長沙，賣力到桂陽貿易。這樣看來，不是他是誰呀？以他做出這樣的事，才遭這樣的報，害得妻子受苦嫁人。不是他，如何合得『謀人妻女，妻女還人』那句話嘞！」再興曰：「賢妻之言不錯。」因歎天地報施之巧，即收拾轉到常家來拜常翁，把帳目交（清）楚。

再興此時已有千多銀子，即到桂陽買一鋪面，夫妻和順，發憤興家；又把父兄產業贖取，生意興隆，後來富甲一郡。兩花生三子，一入文學，一入武學，長中進士。